

215157

饒宗頤著

選堂集林
史林

書 名：選堂集林史林（全三冊）

著 者：饒宗頤

出版者：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450—452號

印刷者：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版 次：1982年1月初版

© 1982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ISBN 962 231 600 X

選堂集林小引

昔顏黃門有言：「觀天下書未遍，不敢信口雌黃。」葉水心亦云：「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考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文集卷廿九）此等事談何容易！宋姚令威著書二百卷，今存者惟《西溪叢語》，水心服膺其書，自謙不學，嘆「不得見如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余謂宋人積學可師者，何獨令威，惜世之學人，少有如水心之器識度量，故天下之義理不易折衷，而天下之事，縱詳考之，亦少有不謬。余之不學，何敢望水心之萬一，顧世之學者，各擅其所長，三人行必有吾師焉，則可師者何止千百令威耶？我將以顧寧人《廣師》之義求之矣。

一九七九年十月，集林第一部編校竟自識。

拙文部分曾刊於海外學報，復散見於日本、巴黎、印度、星洲各地，承中華書局好意，許我重作修訂，從新排印。近時回國縱觀各地博物館三十餘處，所接觸之新資料，可采摭者甚多，輒爲補記或附書於各篇之後。第二次總校時，又續有若干新知不及載入，他時當另作後記詳之。八一年八月又識。

選堂集林 史林

目次

上冊

有虞氏上陶說	一
說「瓦」	七
由卜兆記數推究殷人對於數的觀念	一八
附論 上代之數字圖案及卦象以數字奇偶表示陰陽之習慣	七八
《天問》文體的源流	
——「發問」文學之探討	八三
《楚辭》與古西南夷之故事畫	一〇九
鄭衍書別考	一二二

從雲夢騰文書談秦代文學·····	一三一
戰國西漢的莊學·····	一四五
安南古史上安陽王與雄王問題·····	一五七
西漢反抗王氏者列傳·····	二〇〇
新莽職官考·····	二五六
居延簡術數耳鳴目瞶解·····	二九五
附：居延零簡·····	二九九
魏玄石白畫論·····	三〇八
安荼論 (anda) 與吳晉間之宇宙觀·····	三一—
老子想爾注考略·····	三二九
蜀布與 Cinapatia	
——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	三六〇
論古文尚書非東晉孔安國所編成·····	三九八
巴黎藏最早之敦煌寫卷金光明經 (P. 4506) 跋·····	四一—
北魏馮熙與敦煌寫經·····	四二—
附 魏鄧彥妻寫經跋·····	四二五

華梵經疏體例同異析疑	四三〇
論釋氏之崑崙說	四四六

中 冊

達嘯國考	四五九
樂產及其著述考	四六九
穆護歌考	

——兼論火祆教入華之早期史料及其對文學、音樂、繪畫之影響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	四七二
從石刻論武后之宗教信仰	五一〇
李白出生地——碎葉	五八七
維州在唐代蕃漢交涉史上之地位	六一四
論敦煌陷於吐蕃之年代	六五六
神會門下摩訶衍之入藏兼論禪門南北宗之調和問題	六七二
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說並校記	六九七
附說 摩訶衍及四川之曹溪禪兼論南詔之禪燈系統	七一三
	七六七

論七曜與十一曜

——記敦煌開寶七年（九七四）康遵批命諫……………七七—

賀蘭山與滿江紅……………七九四

宋帝播遷七洲洋地望考實兼論其與占城交通路線……………八一四

蒲甘國史事零拾……………八三四

補宋史鄧光薦傳……………八五二

潮州宋瓷小記……………八五九

銅鼓餘論……………八七六

說蜃……………九一五

說鵠及海船的相關問題……………九四三

下冊

金趙城藏本《法顯傳》題記……………九六五

《說郛》新考

——明嘉靖吳江沈瀚鈔本說郛記略……………九七四

記李贄《李氏紀傳》……………九八七

京都藤井氏有鄰館藏敦煌殘卷紀略	九九八
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	一〇一一
李鄭屋村古墓磚文考釋	一〇六七
汶萊發見宋代華文墓碑跋	一〇七四
蘇門答臘島北部發現漢錢古物記	一〇九〇
薛中離年譜	一一〇二
論明史外國傳記張璉之訛	一一八二
三教論及其海外移植	一二〇七
清詞與東南亞諸國	一二五〇
星馬華文碑刻繫年(紀略)	一二六〇
談印度河谷圖形文字	一三九三
Chinese Sources On Brāhmi And Kharoṣṭhi	一四二八
中國典籍有關梵書與佉留書起源的記載	一四三八
The Four Liquid Vowels, R̥ R̥ L̥ L̥ Of Sanskri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論鳩摩羅什《通韻》	
——梵語 r̥ l̥ i̥ (魯流盧樓) 四字母對中國文學之影響	一四四五

The Shê Settlements In The Han River Basin, Kwangtung

韓江流域之畬民.....一四六八

Some Place-Names In The South Seas In The Yung-Lo-Ta-Tien

永樂大典中之南海地名.....一四九八

有虞氏上陶說

《儀禮·燕禮》云：「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幕用給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於門西，兩圓壺。」所記天子司宮及公、卿大夫、士所用陶器，各有差第，表之如次：

（天子）司宮 尊 兩方壺 在東楹西

公 尊瓦大 兩有豐幕

卿大夫 尊 兩圓壺 門西

瓦大者，鄭注云：「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卑而大。」按據《禮器》瓦大即瓦甒，《明堂位》則省稱曰泰。

《禮器》云：「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鄭注：「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甒小於壺，故甒比壺爲貴。

《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鄭注：「泰用瓦，大音泰，有虞氏上陶，故用瓦大。」

鄭注用《燕禮》「瓦大」一名以釋《明堂位》之泰，瓦大應讀爲瓦泰，形容詞置於名詞之後，其例特異。泰即瓦泰之簡稱。《經典釋文》：「瓦大，音泰，尊名。」

瓦大，《禮器》又稱之曰「瓦甒」。《方言》：「甒，甕也；周、魏之間謂之甒。」鄭注：「《既夕禮》：甒，瓦器。古文甒作廡。」按從無聲有「大」義。《說文》：「無，豐也。」《尸子·廣澤篇》、《爾雅釋詁》：「廡，大也。」郭璞注引《詩》「亂如此廡」。《方言》亦云：「廡，大也。」郝疏云：「通作廡。」《儀禮·公食大夫禮》及《周禮·腊人》，鄭注並云：「廡，大也。」而甒又作廡。韋昭《晉語》注：「廡，豐也。」故知瓦大之即瓦甒、瓦廡，以廡亦訓大也。

鄭注云「有虞氏上陶，故用瓦大」者，蓋引述《考工記》語。記云：「搏埴之工陶旒，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可證。鄭注：「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檀弓》云：「有虞氏瓦棺。」鄭注：「有虞氏上陶。」亦引《考工記》爲說。《御覽》禮儀部引譙周《古史考》云：「舜作瓦棺。」孫詒讓謂：「甒，大瓦棺，並虞制。」甒即甕，《說文》：「瓮，甕也。」《方言》五：「瓮，甕也。」許君本此。按瓮大口，容一斛，其小口者曰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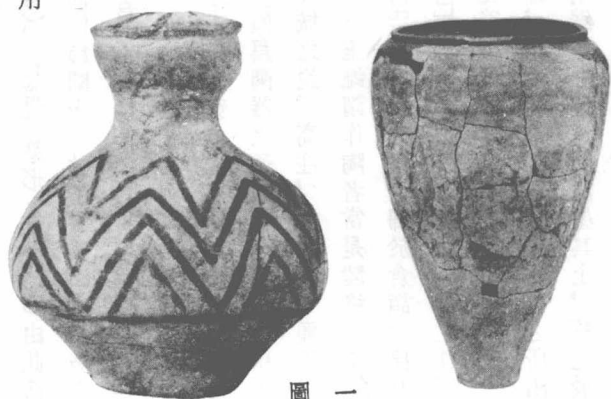
綜上而論，瓦大、瓦甒，原爲大口尊，除爲盛器外，復兼作瓦棺用，是爲虞制，故禮書稱爲有虞氏之尊，又云：「有虞氏上陶。」蓋三代以來傳述如此。

惟有虞氏之絕對年代，今不可知。西安半坡遺物，近日依碳素測定去今可六七千年，仍早於虞。半坡所出陶器至夥，大口之甕尤多（見《西安半坡》圖版一三九——一四三皆甕屬），而甕棺葬竟有四十九座，由茲二事觀之，其大口尊即有虞氏尊之瓦大，而瓦棺又即有虞氏大瓦棺之甕。是瓦大與瓦棺，其使用遠在有虞氏之先。意者，虞時特盛，故被目為虞制乎？

半坡所出陶尊，其用途未明，今以《儀禮》釋之，此類之尊，與《燕禮》《射禮》當有密切關係。《燕禮》：「尊瓦大，兩有豐。」《禮器》云：「豐形似豆，卑而大。」《儀禮·大射禮》：「膳尊兩甗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鄭注：「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鹿盧，其為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豐似豆，卑而大，所以承尊。《說文》：「豐，豆之豐滿也。」胡玉縉《許廩學林》三有《儀禮大射儀豐考》謂豐有二種，一以承尊，一以承觶。

半坡亦有陶壺（圖版一二四——一二六）。據《燕禮》士用兩圓壺。圓壺無冪亦無玄酒，等級較卑。按《說文》：「壺，昆

有虞氏上陶說



圖一

吾，圓器也。象形從大，象其蓋也。」是昆吾應是圓壺之本名。殷卜辭有壺字，其形作（《存》一二三九）、（《前編》五、五、五）、（《燕》八五背），有蓋。篆形之，即由此演變，「大」形正爲蓋也。半坡之陶壺多爲小口，作或，惟皆爲圓壺。甘肅秦安出土半坡期陶器有葫蘆作形。（甘肅博物館藏）方以智《通雅》云：「昆吾、昆侖，古皆以爲渾淪之稱。」王筠《說文釋例》謂昆讀如渾，與壺雙聲，以昆吾爲壺之緩讀，如疾黎爲茨之例。昆吾是雙音節之諛語，圓器之稱。《爾雅釋器》：康瓠、郭注：瓠，壺也。是李巡本作光瓠。光猶廣也。則康瓠乃大壺。康瓠爲壺，以昆吾例急讀之，則音正如瓠。故知昆吾康瓠原爲圓器之通名。《呂氏春秋·君守篇》記古代發明家六人，蒼頡作書以下有昆吾作陶、夏鯀作城之說。高注：「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爲夏伯制陶冶，埏埴爲器。」梁玉繩謂作陶者當是陸終之子，非爲夏伯之昆吾氏，注誤會爲一人。古代傳說，以陶器制作屬之昆吾，有如以作書歸於倉頡。昆吾既有夏時爲侯伯之昆吾，又有陸終氏之子之昆吾。今觀半坡時代已有圓器陶壺之應用，陶器之作，非待夏時始有，不必置論。是器之發明在前，而昆吾一名之採用在後矣。韓非《十過篇》引由余云：「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於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斬山林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輪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

服者三十三。」

《御覽》七五六引《韓子》云：「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食器塗以漆墨，已始於舜。此段文字必採自由余之書。《漢書·藝文志》雜家有《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又兵形勢有《繇叙》二篇，疑即由余。《十過篇》言祭器「墨漆其外，朱畫其內」二語，向來皆取以解釋彩陶。半坡出土器皿皆彩陶，遠在有虞氏前且二千年。由余以爲墨染其外，朱畫其內，乃出於禹。其出於戎俗之傳說乎？（《荀子大略篇》言禹學於西王國。禹爲羌戎崇拜之中心，由余之說或得自西戎，可想而知。）

《說文》缶部云：「匋，瓦器也。古者昆吾作匋。」《詩·緜》正義引作：「匋、瓦器竈也。」多一竈字。《廣雅》：「匋，竈也。」半坡已有竈之遺跡，可能即當時埴埴之工場。六千年前已有竈與陶器，則匋之作，非肇於夏之昆吾，不辨自明。

《左傳》襄二十五年，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注：「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爲武王陶正。」閼父，《史記·陳杞世家》、《索隱》作遏父，《索隱》云：「遏父爲周陶正。遏父，（虞）遂之後。陶正，官名，生滿。」滿即胡公。閼父即虞舜裔虞遂之後，此有虞時陶人之可考者也。《列仙傳》載甯封子，黃帝時人，爲黃帝陶正，是古有陶正之官，專司埴埴之事。《御覽》八三三及《廣韻》六豪引《周書》：「神農作瓦器。」具見陶業之興甚遠，明非夏時昆吾氏之所肇造也。

《史記·五帝紀》：「舜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又云：「河濱器皆不苦窳。」此言取材製作之精良。是以舜後虞氏，歷周世而爲陶正。《尸子·明堂篇》：「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及南面而君天下，皆被其福。」（平津館本）《三倉》云：「陶，作瓦家也，舜始爲陶」（《小學鉤沈》本）舜以陶利天下，先秦諸子久有此說，故禮家遂推言「有虞氏上陶」矣。

說「瓦」

《說文》十二下：「瓦，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慧琳音義》卷六瓦字注引《說文》：「土器也，象形，用以蓋屋，牝曰版，牡曰甬。」按以牝牡別瓦之說，出自顧野王《玉篇》。其卷十六瓦部云：「瓦，土器也。」周氏藏元本《玉篇》，版與甬同訓牡瓦，必有一誤。據《集韻》應以版爲牝瓦。何謂已燒？《說文》土部坏下云：「一曰瓦未燒，瓦，謂已燒者也。」瓦字未見於古文字。林義光《文源》云：「瓦象鱗次之形，本義當爲屋瓦。」屋瓦之作成，亦經燒製。一九七五年安陽小屯村於祭坑中，發現人頭骨下置一鑄有銘辭之銅器蓋，銘文云：「王乍（作）妣弄」（拓本見《考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此器現藏安陽陳列所，曾摩挲久之。余疑其聲符之瓦，當是瓦字。按妣從女者，殷時子姓有瓦，《路史·國名紀》四云：「黎、比、髦、扈、段、瓦、鐵七國皆子姓，出《世本》。」（雷學淇校輯本。瓦列爲子姓，殷湯裔。）此銘謂王爲妣國婦女所作之弄器。瓦字從女作妣，乃殷之同姓，王字形則爲卜辭習見之晚期書體。一九七二年，河北藁城發現商代鐵刀銅鉞，證之殷時子姓有鐵，可見殷人對鐵已有相當認識，故取以爲姓。

瓦另一義爲紡磚。《詩·斯干》：「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又「乃生女子……載衣之裼，載弄之瓦。」鄭注：「半圭曰璋。」瓦、紡磚也。上述小屯遺址發見石製小型工藝品有石璋等。段玉裁謂紡磚，瓦中之一也。藁城台西村出土紡磚四種。（參王若愚《紡輪與紡磚》，《文物》1980，3）

《周禮》太卜三兆，二曰瓦兆。鄭注引杜子春云：「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賈公彥疏引近師及鄭說則以瓦兆爲殷。（《周禮正義》卷四十七）三兆皆有繇辭，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注：「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垢。」今以殷墟出土之卜龜，其坼裂紋理及塗上黃朱墨等色觀之，信有五色。則察泥質燒製之物以視兆，可謂之瓦兆。杜甫夔州俳諧體詩：「瓦卜傳神語」。元稹詩：「巫占瓦代龜」。岳陽風土記：「荊湖民俗，疾病不事醫，惟灼龜打瓦。」王洙曰：「巫俗擊瓦，觀其文理分坼，以卜吉凶」。是古來有此習慣。

上述殷遺址耳室附近發見有陶甗六件，均泥質，背面交錯繩紋，據稱爲搓洗之用具（圖見《考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第二百七十一頁）。《說文》瓦部：「甗，瑳垢瓦石。從瓦爽聲。」此已爲實用洗滌之具。燒陶所現之疊兆，謂爲瓦兆，其事必甚早，可以推斷。

古有昆吾作陶瓦及築爲瓦室之說。《史記·龜策傳》引傳云：衛平對宋元王曰：「築爲瓦室，紂爲象郎（廊）。」《集解》：「《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築作瓦』，蓋是昆吾爲築作也。」昆吾爲夏時諸侯。《史記·夏本紀》：「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詩·長發》：